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  
第三十一回 龍龍陽魂消錦帳 鬧刺客膽破深宵

話說周小燕見張咸貴胡雅士都打下重注，疾忙放出手段，搶著一副至尊寶。雅士看在眼裡，不禁暗暗好笑，把天門兩張牌扳起，先翻出一張，見是三五，再有一張，用大拇指拈了好半天啪的翻出，搖頭道：「倒霉倒霉，竟是個無名一。穩輸了，穩輸了。」

大眾瞧時，見翻出的是張么二。巧寶鳳姑還不在意，小燕大驚失色，暗道不好，這姓胡的必也是個（外口內樂）霸，恨我有眼無珠，沒有識得錯使褻龍椅手段，搶了一副至尊寶，他卻用拍筍頭手段來對付我。天門上這副牌，明明是無名二，一張三五，一張長二，瞧得清清楚楚的，怎麼好好的長二，會變起麼丁來？不是拍筍頭是什麼。我這副至尊寶，如何再翻的出？手裡又沒有別牌張，倘預備了別牌張，就把麼丁拍去也未始不可，現在翻出來，他必定要和我過不去，叫攏人來，人家必定都要說我做手脚，我是至尊寶，他是無名一分辨都沒處分辨。正在轉念頭，三家牌都已翻出，都催著莊家翻牌。小燕道：「通賠通賠，不必翻了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甚麼話，牌沒有翻出，如何好使莊家賠錢？賭場中從來沒有這個規矩。」

巧寶見機，忙上前解勸，說歹說好，說了半天，把日間贏進的錢嘔出了二千，方才罷休。從此巧寶等便不敢再到富本紗廠洪公館做生意了。所以周鳳姑等一見咸貴雅士，就唬得面孔失色。當下雅士走進，就道：「哎唷，玩抓攤，倒會得開心，我也來打兩記，陪陪你們的豪興。」

品純連忙起身道：「唷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雅翁，請坐請坐。」

說著，就敬上兩支綠錫包香煙，雅士接香煙在手，笑問生意好？品純道：「平平，現在的老貴，都乖得鬼怪似的，就做著點子血路，那尺寸也總瞧得見，說不定還要嘔吧。碼頭上生意，那裡及得船裡？」

兩個人談的起勁，不防費太太費小姐都聽了個備細。雖然不很明白，未免都動了點子疑心。此時恰好大姨太取了賭本進來，叫費太太出去，交點清楚。費太太回後一望，見左右沒人，倘向大姨太道：「妹妹，今天這抓攤，我看有點子怪氣。上海地方，翻戲多不過，這姓單的莫非是翻戲一流？你我須要提防一著。你走後，又來了兩個人，一個姓張，一個姓胡，單品純和姓胡的講了好點子話，都像切口，聽了都不很懂。」

大姨太道：「他們既然是翻戲，為甚起先幾攤，都是賠錢的？」

費太太道：「也作興是下餌釣魚的勾當，你我那裡知道。」

大姨太道：「這樣，我們不賭罷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不賭倒也不好，我現在不過疑心罷了，究竟是翻戲不是翻戲，卻還說不定。我看賭儘管賭，只是不要下重注，贏了連本撲上，滾著了再撲，一竟贏，一竟滾下去，輕注也變成重注了，一樣也會贏錢。倘然吃了去，本底都是他們的錢，我也不傷什麼脾胃。你道這法子好不好？」

大姨太連聲稱妙，忽聽背後道：「躲在這裡，講甚知己話？他們都又上場了呢，快點子發財去。」

兩人回頭，見是周小燕，忙止住話。費太太道：「我們正在商議重打一下子。小燕道：「打的重，錢就贏的多，打的輕，贏煞也有限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是極是極。」

一邊應著，一邊跟了周小燕，重進東廂房來。見單品純正在開攤，龍吟捏著支筴，四文四文的數整整三十四個錢。康小姐馬小姐都道：「又是一記青龍。品純搖頭道：「怎麼今天恁地不濟，吃的都是小注，賠的都是大注。倒霉倒霉。」

周小燕怪賀太太道：「你們不打，不知錯掉了多少錢，現在重打幾下子還不晚。」

費太太微笑點頭，品純配過注目，重又做好。小燕道：「可以下手得了。」

康小姐道：「青龍上連覆了兩記，這回總不見再會覆了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我偏再覆一記，看著不著。」

隨把五百兩一張莊票，仍在青龍上一押。康小姐道：「俗語說出門有利，我且試一試看。」

在出門上押了一千兩。費太太只打得一百元，費大姨五十元，也在青龍上。周小燕道：「你們膽懲地小？且看看我手段。」

跟著康小姐也打了一千商『開出寶來，恰恰又是記老寶，費太太一百賠著三百，費大姨五十賠著一百五十。品純又做一寶，費太太此時真是利害，不但打的很輕，並且還就輕避重，見人家都打在青龍，他就在出白兩門上略打些些，著了連本滾上，真是成竹在胸，目無餘子，弄到結局，並沒什麼進出。周小燕埋怨單品純不應露風，使很好的老空，變成乾血癆，大家賺不著血路。品純也懊悔不已。小燕道：「抓攤弄不著他，還仍舊麻雀罷，費家這幾個老空，麻雀是很歡喜的。」

鳳姑道：「不要說麻雀歡喜，昨天我糾合他，他也沒有答應。」

小燕道：「過天兒再說罷，且等冷一冷場看，現在他們正在疑心頭上，越糾合他們越疑得利害，還是不去糾合的好。」

卻說費太太為人本是精明不過的，自抓攤上悟出周公館做弄自己，珊家園這條路，足跡便稀了好些。費大小姐卻還不肯放手，向費太太道：「嫂子，他們圖謀我們幾弔銀子，倒是小事，只不該把我們當作戶頭，當作冤桶，那口氣不出，我心裡總有點子不這麼樣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你心裡不舒服便怎樣？你我又不會幹活手等事情，說不得只好自己認個虧是了。俗語說的好，受一回虧，學一回乖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我倒有個計較在此。可以用不可以用，須還要大家斟酌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甚麼計較？」

費大小姐附著費太太耳朵，如此這般，說了一通。費太太喜道：「此計大妙，准可以報復前仇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好雖是好，只可惜難為了兩個旁邊人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那也沒法，只好對不住點子他們了。現在世界上，憑著良心天理做人是行不去的，只要自己不吃虧就完了。再者他們也不是吃虧不起的人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嫂子說得是，事不宜遲，我現在就去拜他去。」

費大小姐回房，換了衣裳，照著鏡子，又把兩鬢掠了兩掠，一個新用梳頭娘姨，名叫阿素的，忙上來接著刨花刷，替大小姐把髮髻左刷右刷，刷了個精光。大小姐命阿素瞧瞧馬車配好沒有？阿素應命而去，一時回復，馬車已經定當。大小姐就扶著阿素肩膀，冉冉下樓，才下扶梯，忽聞一陣香風，一個美少年劈面而來，費大小姐猛吃一驚。這少年見了大小姐，倒垂手侍立，恭恭敬敬叫了聲大小姐。仔細瞧時，那裡是甚麼美少年，就是乃兄的跟班王阿根。

只見王阿根穿著身極時路極華麗的綢緞衣服，光著頭，頭上的劉海面前很短，腦後長到三寸開外，一斬斯齊，披在肩上，好像涼帽上兩縷一般。那根油鬆辮，精光滑脫，真是蒼蠅都跌得煞，蚊蟲都滑得腳。大小姐見了這副打扮，不覺詫異起來，坐上馬車，就問阿素道：「阿根裝扮得什麼似的，老爺為甚不說說他？他這副打扮，那裡還像個底下人，認真公子哥兒還沒有那麼華麗呢。他穿了這種衣服，叫公子哥兒穿點子什麼？」

阿素道：「大小姐，你還沒有知道麼，現在的阿根可比不得從前了。從前阿根，不過是老爺個跟班。」

大小姐道：「現在呢？難道他不當跟班的麼？」

阿索道：「現在名分上原是個跟班，底裡早和老爺做了朋友了。自從太太姨太太在堂子裡走動後，老爺就和阿根要好得一個身子似的，吃也在一桌，睡也在一床，阿根仗著老爺的勢，要怎麼就怎麼，誰敢回他一聲半句。前天兒阿根坐著老爺馬車，到張園去遊玩，老爺自己要出去，馬車倒沒有了，查問起來，廚子阿保不敢隱瞞，實說根二爺坐了去，總道老爺要不答應，那知老爺竟然大度優容，回說不妨不妨，我就坐著包車出去罷，停會子馬車回來，叫他到寧波總會接我是了。你想要好到這般地步，不是朋友是什麼？」

大小姐聽了阿素的話，方始恍然，暗想哥哥真也會玩，連個阿根都玩上了，這事叫嫂子得知了，不免又有一場是非口舌。因囑阿素，太太姨太太限前再休提起。阿索道：「大小姐，我又不是呆子，這個話怎好向太太姨太太講，那是不用吩咐得的。大小姐，你叫沒有曉得，現在個阿根，講究得來，他的打扮，在上海男人裡頭派起來，怕要算他第一呢，一起身，就用淨面玉容散，擦去隔夜油膩，再用芝蘭香皂洗臉，洗到那張面孔亮晶晶地發出光亮來，然後擦上玫瑰香蜜，再用香水粉紙，細細的揩拭，揩到個勻淨，面孔上功課總算完畢了。第二就收拾那張嘴，拿象皮牙刷，蘸著皇后牌牙膏，洗刷牙齒，洗畢，就吃口香糖十二粒，所以走上前來，離著四五路，就聞著香噴噴地。他那個頭，剃得精光雪亮，差不多是天天剃的，最遲最遲也不過隔得一日。那條鬆辮一天卻要梳兩回，梳起辮來，刨花水，茄露油，生發香油，用得比你我還要多。」

（寫一屁精，紙上便活現出一個屁精來，妙極。）費大小姐暗想，怪不的哥哥要著迷，這沒廉恥忘八，這樣的會作怪。一路講話，馬車早到康總督行轅，見很大很大一所西式宅子，圍牆內七八畝廣闊一片草地，中間馬路，直達到宅子階前，兩邊遍植外洋花草，都用短籬圍護，碧草遠鋪平似鏡，垂楊低拂綠含煙，倒也十分清雅。馬車直到階前停下，門公上來詢問，曉得是康小姐閩中膩友，不敢怠慢，慌忙入內通報。走到邀門口，撞著跑上房二爺小和，小和問甚麼事？門公道：「有女客來拜小姐，快替我回一聲。」

小和道：「誰家的女客？」

門公道：「哎喲，這倒沒有問明白。」

小和發話道：「當了這麼年公事，怎麼還恁地糊塗？小姐問起來，叫我怎樣回答？」

門公道：「是是，待我去問來。」

跑到外邊，問了個清楚，重行進內告知小和。小和登樓，京告康小姐，康小姐忙叫快請，一面親自下樓迎接。行過書房門口，忽聽裡面有人在爭論，一人道：「這個事情，我可真弄不下了，這沒廉恥東西，自進了我的門，野心總不肯改掉，常常的全夜不歸，也不知他在乾點子甚麼？孩兒在上海做事業，這個台那裡塌的下？現在決計辦他一辦，出出這口惡氣，沒的我一個兒花了錢，倒叫大眾快活。」

又聽一人道：「那就是你孩子氣了，這種事情算得甚麼？上海地方又不光是你一個經著，所說家醜不可外揚，越鬧越塌台，鬧他怎的？並且他原是個婊子，你沒有娶他時光，原是天底下人共玩的，現在歸了你一個所有，就便怎樣不規矩，也不過三四個人罷了，比了從前，究竟要好上許多呢，怎麼你心還不足？做個人總要量氣大，量氣大福氣也會大。你不信只要瞧我是了，你那幾位姨娘，平日是怎麼個樣子，你見我幾曾說過他一聲半語，過得一天，就是兩個半日，何必這樣的認真？鬧出來白亮人家耳朵，於自己面上究也沒什麼光輝。勸你還是聽我的話，放開手罷。」

康小姐聽得明白，先開口的是同胞哥哥，後開口的是生身老父，再要聽時，小和已領著費大小姐進來了，只得含笑迎上，問了好，手挽手一同上樓。阿素見過康小姐，自下樓尋淘覓伴去了。房間裡娘姨敬上煙茶二事，費大小姐就和康小姐密密切切談起心來。漸漸講到賭錢上頭，問這幾天珊家園可去？康小姐道：「三天不去了，家裡稍微有點子事情，走不脫身，沒有去。姐姐是天天必到的，這幾天可曾贏錢？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也沒有去，玩幾張牌，雖然是消遣事情，輸贏太大了，究屬沒甚趣味。」

康小姐道：「是極，周公館裡玩牌，我總算玩了一年多了，卻一回都沒有贏過，少說些，也送掉了五萬多銀子。有人說他們的牌靠不住，我想這話也不為無因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妹子也有點子疑心，只是拿不著他們真實憑據，奈他們不得。只是鳳姑小燕，也總算是很要好的姊妹，做弄你我幾個人，講起理來，真是不應該。」

康小姐道：「我起初也不知道，馬招弟告訴我，說他們麻雀都是抬轎子，所以連賭必贏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所說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像鳳姑小燕，竟會得抬轎子，不說穿那裡想得著？」

康小姐道：「我叫沒有同心的人，倘有同心的人，就做一局抬轎子，報報仇也未始不可。」

費大小姐喜道，我沒有開口他倒先來了，隨答：「我也這麼想呢，既是姊姊有這條心，你我二人又何妨合做他一局。論理是這種事情不是你我乾的，但是他這樣可惡，不算計他點子，天理上也講不過去。」

康小姐大喜，兩人約定日子，言明輸贏通算，又談了會子別的事情，費大小姐才告辭而去。徑到珊家園周公館，鳳姑接著，問小燕時，回說到單公館會鳳鳴去了。費大小姐道：「我來的可真不巧，正想和小燕姊講一句知心話，巧巧的又出去了。」

鳳姑問是甚麼話，可否向我說了，由我轉告訴舍妹？費大小姐道：「向姐姐說，原是一樣的。只我還要懇求姐姐，姐姐聽了我這話，肯從最好，不肯從，也肯包庇點子，不要在人前說出來，在人前說了出來，我以後便不能再做人呢。」

鳳姑聽了懷疑，忙問甚麼事？費大小姐向背後一望，見沒人，才悄悄道：「康小姐手裡很有錢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和他的交情，雖不十二分知己，總也算過得去了，我現在有樁艱難事情與他商量，他竟一口回絕我，你想有這道理沒這道理？」

鳳姑問為甚麼事要和他商量？費大小姐道：「今天來了個珠寶掮客，拿出幾粒珍珠來糾合我買，我揀中了一條勒口，五十八粒很粗很粗的穩圓珠子，還有三百幾十粒小珠子，一對牛奶珠，可以做墜兒的，講定四千二百塊錢。那裡知道我們嫂子一定不肯買，我和他爭了幾句，說戲了，他說你有錢，你儘管去買，我再不來阻止你。姐姐，俗語說樹樹要皮，人人要臉，我給他這樣說了，尚不爭一爭氣，如何再好做人？所以特去向康小姐商量，想借幾千洋錢，把這東西買了下來，誰料他竟一口回絕我。姊姊，你可有甚法子替我想想？」

鳳姑道：「我倘是有錢，這幾千銀子事情不值什麼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我也知道，你和我一般，有嫂子在前，自己不能夠作主。只是我今回並不要問你借錢，只要你幫我一幫忙是了。你幫我忙，你自己也有利益，也有好處。」

鳳姑忙問：「叫我怎樣幫忙法？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康家這丫頭，恁地不顧交情，我想你我兩個人就合串一局，把他做弄一番，不知你可肯幫我這個忙不肯？」

鳳姑心裡一動，就問怎地做弄法？費大小姐道：「他是很喜歡賭錢的，自然就在賭錢上做弄他。我去和他來叉麻雀，底碼碰得大一點子，你我兩人暗地裡抬著轎子，輸贏打通帳，那個張子好，就放給那個，兩個吃一個，那總不見會輸了。」

鳳姑道：「這種抬轎子事情，我是始終沒有辦過，現在在你面上，說不得只好做一做了。」

費大小姐見鳳姑一口應允，喜得連聲道謝。暗想兩個已經有了，再找上一個，這搭子就成功了。辭過鳳姑，一部馬車徑投張園而來。這日，恰是禮拜六，張園遊人很是眾多。費大小姐馬車至安塏第門外停輪，扶著阿素，下車進內，見醉芳樓謝絮才等，凡是有名的妓女，都在那裡泡茶。見了費大小姐，都不免點頭招呼，阿素用手指道：「那邊不是王家小姐麼？」

費大小姐隨他所指的地方瞧去，果見王珍珠一個兒坐在那邊。費大小姐走上前去與他招呼，珍珠也忙起身讓坐。二人坐下閒

談，才談得三五語，猛聽得草地上人聲鼎沸，樓上樓下喝茶的人，都從窗口裡伸出頭去瞧。費大小姐坐的齊巧是靠窗，望到老洋房外荷花池畔黑簇簇一堆的人。阿素最是好事，向費小姐只說得一聲：「小姐，我去瞧瞧。」

要阻止他時，早一溜煙跑去了。一會子，笑著回來，費大小姐問他甚麼事？阿素彎腰拍手，笑得一句話都講不出。王珍珠道：「恁地好笑，到底是椿甚麼事？」

阿素道：「一個老頭兒，在荷花池邊瞧那自行船，不知怎樣，一失足跌了下去，三五個二爺竭力拖救，拉住他的手，拼命往上拖，拖起來泥水淋漓，活像一落坑雞，拖得那老頭兒手骨痛得折斷相似，大罵跟班道，我沒有溺死，倒先被你們拖死了，混帳混帳。一個跟班連忙垂著兩手應道是是，那副情形不由人不笑煞。」

說畢，便學著那樣子，引得費王兩人也同聲笑起來。費大小姐道：「這老頭兒不知可就是康總督？康總督從前在任上時，曾鬧過一回兒笑話。那年安徽有個徐錫麟，動手刺殺了恩撫台，風聲鶴唳，弄得各省制台撫台，沒一個不戒嚴防備。這時光康總督還在做撫台呢，嚇得什麼相似，叫撫標兵弁，戎裝披甲，全夜挨班巡邏，撫台衙門四週，鳴鼓掌號，徹夜不絕。又僱了許多本領高強的鏢師。執著兵器，守在上房左近，防備的十分嚴密。」

康巡撫睡在床上，卻還心驚膽戰，常從夢裡頭驚嚇而醒。康巡撫的二姨太，本是著名的小腳，那雙小腳尖而且小，真不愧玲瓏透徹四個字。這夜不知怎樣，二姨太的腳尖兒剛剛在康巡撫肚子上一碰，康巡撫從睡夢裡驚嚇而醒，大呼有刺客有刺客。

這一呼，閹署的人，便一齊披衣起身，太太姨太太少爺小姐丫頭老媽子二爺們，聽得上房有刺客，那一個不驚，那一個不嚇？那幾個鏢師，更是捋臂揜拳，想在大帥前顯弄本領，上屋的上屋，守門的守門，搜巡的搜巡，撫標兵弁，放著排槍，吶喊助威，燈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上自瓦楞縫，下至陰溝洞，搜巡一個遍，不要說刺客，連刺客的魂靈兒也沒有搜見半個，只得回報刺客沒有。康巡撫罵道，你們這班人，只會吃飯，拿個刺客都拿不到手，混帳混帳。

眾鏢師齊問，大帥受傷了沒有？康巡撫道，怎麼沒有傷，我肚子都被戳破了呢。太太聽說肚子受傷，忙傳傷科醫生進衙伺候。一時傷科傳到，進房看脈，請出康巡撫的肚皮，四五個管家照著洋蠟燭，看來看去，竟尋不出那一處是傷痕。回稟大帥，尊肚沒有受傷。康巡撫不信，自己瞧了瞧，用手摸摸，詫道，果然沒有傷，方才明明有很尖的東西在這上邊一戳，難道是鬼祟不成？姨太太笑道，你睡昏了，方才這一碰，是我的腳尖兒呀。康撫台道，是是，不錯，果然是你這腳尖兒。你這腳尖兒尖的同刺刀差不多呢。大家聽了，相與捧腹不已。」

王珍珠聽了，也笑道：「怎麼做到了撫台，還會鬧出這種笑話來？」

兩人談了一會子閒話，費小姐就問這幾天珊家園可到？珍珠道：「珊家園的麻雀，不知怎樣，總是輸的回數多，贏的回數少。」

費小姐道：「那都是你自己不會法子的緣故，會了法子，又怎麼會輸？我起初也是輸的，現在卻贏的回數多，輸的回數少了。」

珍珠聽了，忙問甚麼法子能夠穩贏錢？可否教給教給我？費小姐道：「教給你也不難，只是須守秘密，萬不可再叫第三個人知道。」

王珍珠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